

李景臻
著



命運

上

新
城



中國文联出版社

命 运

(上)

李景臻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李景臻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 10

(齐鲁作家文丛/王天一 主编)

ISBN 978—7—5059—5537—0

I. 命… II. 李…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5869 号

命 运(上)

李景臻 著

责任编辑 李 硕

封面设计 龙 飞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5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59—5537—0

定 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调换。

一曲现实主义的悲鸣

——《命运》代前言

有位文学批评家说过，作家写作关注现实的小说，实在是徒有一腔热情，因为素有看客传统的中国读者往往忽略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只是醉心于猎奇与窥探。

我不知道这话是否正确。但我们或许应该知道，文学必须关注现实。风花雪月、虚幻浪漫注定不能引人共鸣。不注重现实，也必定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大凡对现实描摹深切的作品，无一不是得自对生命、对现实透彻的观察领悟，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作品中就深深展露出悲人悯世的崇高情怀。我认为当代作家也应着眼于此，方不乏佳作。

李景臻先生的小说正是此类。

我粗略的阅读了这部《命运》，给我的第一印像是作者深入生活的严谨创作态度。看似平实的语言，实为经过作者的一再推敲。作者以他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力，朴实的写作功底，展现给人们一部典型的现代悲剧。

这部小说倾注作者太多的心血。从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创作中那种赤诚之心。

全书虽以悲剧结尾，但丝毫不能掩盖住作者关注现实的悲悯情怀。相信这部小说的出版，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期待作者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黄河浪

2007年10月

目 录

内容简介.....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20)
第三章	(55)
第四章	(75)
第五章	(93)
第六章	(112)
第七章	(142)
第八章	(166)
第九章	(207)
第十章	(226)
第十一章	(239)
第十二章	(253)
第十三章	(268)
第十四章	(282)
第十五章	(299)
第十六章	(314)

命 运

第十七章	(332)
第十八章	(345)
第十九章	(364)
第二十章	(375)
第二十一章	(388)
第二十二章	(407)
第二十三章	(425)
第二十四章	(433)
第二十五章	(441)
第二十六章	(450)
第二十七章	(460)
第二十八章	(479)
第二十九章	(492)
第三十章	(508)
第三十一章	(520)
第三十二章	(532)
第三十三章	(543)
第三十四章	(554)
第三十五章	(566)
第三十六章	(579)
第三十七章	(591)
第三十八章	(611)
第三十九章	(621)
第四十章	(631)
第四十一章	(647)
第四十二章	(660)
第四十三章	(673)

目 录

第四十四章	(682)
第四十五章	(694)
第四十六章	(708)
第四十七章	(719)
第四十八章	(730)
第四十九章	(751)
第五十章	(760)
尾 声	(770)
后 记	(781)

内 容 简 介

《命运》是一部以现代农村家庭为背景的伦理小说，作者通过对作品细致传神地描写，她就像一个长长的画廊，一幅幅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让读者看后时而痛惜，时而快乐，时而欢欣鼓舞，时而义愤填膺泪水涟涟。

人的一生冥冥中受着命运地安排，可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步入了艰辛的成年以后，他冲破了官吏的欺压和亲人的凌辱，他坚信种善因必得善果，他孝父、娇妻、溺子；他济贫惜弱；凭着自己的努力闯过一道道难关，成就了一项项事业，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得是，他刚刚精心费力地建立起来的这个富足和谐幸福的家庭却很快被他溺爱的儿子无情地毁灭了……小说读后发人深思，催人泪下。

第一章

公元两千年的最后一个月：天阴、刮风、下雪，天气冷得出奇，大地都被冻裂了。

在一个小县城的近郊，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屋。说是小屋，其实没窗户没门，它只是原来生产队时期留下来的一个废机房。原来的门已经被人摘走了，留下来的门框也只有右边的一根，上面也布满了刀削斧砍的斑斑痕迹，伸出来的木刺只要用手一摸，稍不注意就会刺进你的肉里，很快流出丝丝血迹，让你疼痛难忍，此时已用一个补了又补的破褥子挂在了那里用来遮风挡寒，显示这里已有人在；两个小窗也被塑料布堵的严严实实，风和雪都很难钻进来，只是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屋里的景象寒酸多了：两床棉被铺在那厚厚的玉米秸杆上面，显得那么高低不平；被子有的地方已经破落了，露出灰色的缕缕棉絮；地面上摆着简单的锅碗瓢盆；屋子一角那刚刚用几块砖搭起的三角形支架大概是做饭用的，里面的柴还未燃尽，散发出的缕缕清烟给这寒冷的小屋带来息息温暖，然而透过砖缝和顶上的露天小孔，它们又钻了出去，不，是被外面偷袭进来的寒风挤了出去，抢占了本不属于它们的位置。小屋里寒冷而凄凉。

这就是刘春和老汉和他的老伴刘素花用来挡风遮雪的地方，也是他们十几天来的生存所在地。老两口是被他们的亲生儿子刘

海从家里轰出来的。

十几天前也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也是一个大雪天。他们的儿子刘海从外面回来气狠狠地对着他的母亲说：“世界上没见过这样的父亲，人家帮助我们做买卖，他却拆我们的台！”

刘海的母亲，一个六十多岁憨厚老实且又胆小怕事的女人，哆哆嗦嗦地凑到儿子的跟前怯怯地问“你爸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我连你们都不孝顺，你就别帮着他做买卖了。这样的人你维会子也维不下。”

“不不，你爸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这样说的。哪有作父亲怕自己的儿子好过了呢？你好过了，我们还高兴呐。他绝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你可千万不要听外人的挑唆呀！”老人的身子在颤抖，不过声音却还是干脆的，因为她最了解自己的丈夫了。

“他就是这么说来！”刘海一口咬定。

“好，你爸回来我就问问他。”老人也似乎有些恍惚了。

中午，当刘春和老汉从外面回来，老伴没好气的向他述说了儿子的原话。老汉听了气得浑身颤抖起来，他气忿地说：“我从来也没说过这样的话。我又不是疯了、傻了，说话走板儿，就是说错了我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呀！刘海可是咱们的亲生儿子啊，他好过了我还沾光呐，我哪能说种话呀！我非跟他对质去不可。他这不是诬赖我吗？”说着老汉就要去找刘海。

老伴拉住了春和说：“你没说就没说呗，干吗发这么大的火？一会儿我去跟他说说就是了。”

老汉知道自己的脾气火爆，万一那人不帮儿子做买卖了，小两口那本来拮据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呀？因此他咽下了这口气。可是他又想这可不是一般的闲话呀，这是在挑拨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加深。这句话如果不说清不对明，如果儿子的日子好过不起来，刘海这两口子会记恨他一辈子的。他想到这里又进一

步想到他的儿媳妇兰秀玉。他开始冷静下来。兰秀玉结婚前就认下了现任工商局长司马空做她的干爹，而现在帮刘海他们做买卖的又是工商局注册科的科长，也就是司马空的大儿子司马良。这父子俩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可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如果得罪了他们，就如同得罪了县长或是公安局长一样。而且兰秀玉和他们父子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说儿媳妇同他们父子俩的是是非非了，况且家里的大事小情，夫妻吵架，婆媳拌嘴，兰秀玉总要搬出司马空父子出面对她加以袒护，而对刘春和老两口却软硬兼施的训斥一顿。为此只要有他们父子在场，本来无能的刘春和就更加发怵了，他就是有千百条理由，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现在又是司马良帮着刘海他们做买卖。面对这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他又怎敢在他面前述说儿子媳妇的长长短短呢？可儿子刘海却一口咬定父亲就是这么说的。春和担心儿子嫉恨他，当然也是为了给儿子一个明白，他狠了狠心，还是坚持去找司马良说个一清二楚。老伴拗不过他，只好再去找刘海。谁知她还没到门口却被刚出门的兰秀玉碰见了。她把婆婆堵在门口指着她的脑门说：“就是他个老不死的说来，生怕我们好过了，没安好心！”儿媳妇像个母夜叉似的边嚷边凑向老人。老伴边说边往后退，她辩解说：“你爸他不想背这个黑锅，要和刘海去跟你干哥对证，他确实没这么说呀！”儿媳妇嚷的更凶了：“是我亲耳听到的。就是他说来！就是他说来！！还对什么对？”她用力一推婆婆，“咣”的一声老人栽了个仰面朝天，当下一股鲜血从头部流了出来。老人晕了过去。当刘春和听到老伴的哭声赶到现场时，兰秀玉却恶狠狠地说：“活该，栽死你！谁叫你扑我来呢？”春和去找刘海，他牵着儿子去给他妈医伤。刘海却甩开父亲，抄起个大镐疯狂地奔向老人的卧室，举着向老人住的门窗刨去，只几下那铝合金的门窗随着几声暴响，玻璃也“咣啷咣啷”地掉在了地上，门框窗边都变了形，里屋的门也被砸

得成了蚂蜂窝。他疯了似地喊着：“我他妈让你们住房！我他妈都砸了它，看你们还住不住？！”紧接着他又返回客厅，把父母还在使用的大衣柜也砸了个稀巴烂，又拔掉了通向父母屋里了电线，随即将父母的被子和吃饭的用具都统统扔出了门外，还凶巴巴地骂道：“你们给我滚蛋吧！我这里不让你住了！”刘海和他媳妇齐帮对手的把两个老人拽出门去，当时就上了栓，再不准父母进院了。

天，浓云滚滚；风，狂卷呼啸；雪，纷乱飞扬；整个大地冷若冰霜，想把刘春和老俩致于死地！任凭他们怎样的苦苦哀求，院内传出的只是野蛮的漫骂声和粗鲁的斥责声。

面对着这样的情景，刘春和绝望了。他无奈的扛上被褥，提着吃饭的用具，扶起躺在地上的老伴，一步一步的向外挪去。老伴泪水涟涟，把上衣都浇湿了，春和怎么劝也劝不止，只好不住地给她擦着泪水。他们无目的地走着，后面留下两行深深的脚印。他们走累了，把东西往雪地里一撂，就坐在被褥上面歇一会儿，然后再顶风冒雪的向前走去。他们出了县城，走进郊区。老伴忍住疼痛，无力地抓住春和的胳膊极艰难地跟着他，还不住地回头望一望他们亲手建起来的这座楼房小院，又忍不住地咳声叹气，那刚刚止住的眼泪就又“哗”的一声喷了出来。春和出汗了，头顶上热气腾腾，以致把向他头顶砸下来的雪还没容它们落下就蒸成了水，和他头上的汗水汇聚在一起，都像小溪似的顺着他的脸颊向下流去，流到他衣服里去了，浇得他身上凉渗渗的，就像掉进了冰窟里。他擦一把汗，靠在道边上喘息一会儿，又无奈地朝前走去。

前面有座小屋。老俩像是在汪洋大海中见到一座小岛，他们都惊喜的向前奔了过去。

这哪里是个屋子呀？它是生产队期间留下的一个破旧机房。他们进来以后，也顾不得屋里的肮脏和零乱，把被子家具往地上一扔，拍拍身上的雪就一屁股坐在了下面。毕竟比外面好多了，它至

少能挡风遮雪。然而心情刚刚好转，老伴却紧紧地抓住了春和的胳膊，她的手抖动着，手指像是要抓进他的肉里，脸色也变得黑紫黑紫了，嘴唇发出“得得”的响声，她说：“春和，我冷，我好冷啊！”她躺倒在春和怀里了。春和抱着她，惊惧地摸摸老伴的额头。那里烫如火烤；再看看她的伤口，流出的血迹已经结成了黑色的冰坨，沾在头发上让人惨不忍睹。他急了，赶紧把被子打开，让老伴躺在这上面，然后给她盖好。他在门口插上两根树枝，用一个破褥子挂在了上面，这才搪住了那肆虐的风雪。春和怕老伴感冒了，在这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真若得了重病，他们老俩可怎么活呀？他想起老伴身上常备有感冒胶囊，于是忙从她身上找出了两粒，塞进她嘴里，让她赶紧喝下去。可是没有水，老伴咕嘟了几下也没能咽下去。春和从外面抓来一把雪含进自己嘴里，很快雪就化成了水，渐渐的变热了，然后他嘴对嘴的把水吐到老伴嘴里，这样她才咽了下去。他把她搂在怀里，让他的身体温暖着这个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女人。是啊，这是他的妻子，是他相亲相爱的伴侣。几十年来不管风风雨雨、严寒酷暑、天灾人祸，她都紧紧地陪伴着他，他们闯过了多少艰难岁月，又创造了多少丰功伟业呀！每一个沟沟坎坎，她都无怨无悔；每一个成绩的取得，都有她的血汗融会其中；他跌倒了，她把他扶起来；他成功了，她让他再接再厉；她和他荣辱与共，患难相随，她是他最亲最亲的人。他可不能没有她呀！他真的好怕好怕失去她。忽然他听到老伴儿在他耳边说话了：“春和，你说我们会死吗？我们还能不能活下去呀？”她的声音细小而清微。他知道她怕了。春和安慰她说：“放心吧，素花。算卦地说咱们得活一百岁。咱们这才六十挂零，还得再活三十多年呢。我们会活下去的，我们不会死；我们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活够我们应该活的岁数儿为止。”

“可是我们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儿子——儿子被媳妇抢走

了，他不听咱们的话了，不认咱们了，和咱们成了仇人——你也是，谁让你给他们花那么多钱盖楼呢？要不盖这座楼，他也不会变心。咱们也不会到这荒郊野外来住。这事都赖你呀！”春和听着老伴儿的数落，他决定在这孤苦无依的时刻，无论老伴说的对与不对都不会生气，也不会反驳她。再说老伴儿说的也是这么会子事，当初他要是不拿出那些钱来，刘海可能也不会做出这种变态的事来。不管怎么说，到了这种地步，只要老伴能结结实实的活着，能够跟他就伴儿，这就是他的福气。可现在离家背井，老伴儿又病了，他心里烦啊！他本来不会抽烟，只是偶尔吸上一口两口，然后就扔掉了。就是在他跑业务的时后，他一盒烟至少要抽上十天半个月的。可此时，一盒烟都快被他抽光了。现在他真有些恨自己了，为什么当初竟没有看出来，这个娶过门来的儿媳妇竟把他们折腾到这种地步，这不是把整个好端端的一个家给毁了吗？！

他看看老伴合着眼，像是睡着的样子。利用这个机会，他忙把屋里的脏东西拾掇拾掇也好叫它成个家的样子。他把砖头、瓦片一块块都扔到外面去了；几堆冻住了的人粪他铲了几下硬是铲不下来。他知道这是那些在地里干活或是从这里路过的人们因为没有厕所就在这里大小便了。这怨不得人家。有一次他从这儿路过时，实在憋不住了，因为前后都有女人，不是也钻到这里当起了临时厕所吗。不过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肮脏，那时这里的机井还用来浇地那。可现在连那个井的痕迹也见不到了，它早已被黄土埋了起来，因此这里就成了当然的厕所。此时这里已经粪尿成堆了，脚底下的冰床这都是人们在这里尿的。这也就是在冬天，他们还能在这里呆下去，这要是夏天啊，那一定是蚊蝇成堆，蛆虫满地的，这里哪能住人啊？就是在这里呆一会儿臊臭的也得熏死你！可现在，就是这个天然厕所，却成了他们老两口居住的家。他真的要在这里当作他的家了。他们已经没地方可去了，这里就是他的家。

他刘春和到了这步田地，他还能到哪儿去呢？左邻右舍都不能去，因为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把他们轰出来的，他不好意思去打扰人家。前街姨妹家的闲房已在扩街时拆掉了，再说有外男外女的，他是不好去的。去年因为电费，他们在刘海那里住了才两个月儿子就叫他一下子拿一百四十多块钱。当时刘海拿着收据找到父亲嘻嘻地笑着说：“爸爸，这是两个月的电费，你都交上吧。我这个月还没开支呢。”春和说：“我没那么多钱，光靠我们捡垃圾哪来那么多钱呀？”“什么，捡垃圾没钱？人家破褡王捡垃圾发了大财！高庄的那哥俩捡垃圾一个月能卖七八百块；他哥哥有天起的早，一下子就捡到伍仟块钱呢！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卖钱少。”说着他把单据往床上一拍说：“电工说了，不交，就给你停电。等到你想交的时候，不但要把欠下的电费交齐，还要加倍罚款。你掂量着办吧！”春和哆哆嗦嗦的从床单底下摸出一个塑料袋，使劲的抖了抖，都抖出来还不到拾块钱。儿子噌的一下抓在手里，看了看，气狠狠地说：“大票子你不想出是吧？这点儿钱够干什么了？还不够给电工买烟抽呢！人家抽的烟一盒也得十几块。”春和说：“我们连个电视都不敢看，就这么个五度的节能灯泡，只是吃饭的时候拉一会儿，吃了饭我们就睡下了。一个月顶多用不了三块两块的，干什么让我们交这么多钱呢？你们屋里又是彩电又是空调的，光六十度的大灯泡就有四五个，这些电费都让我们出啊？你也做的出来？再说了从分家到现在都十几年了，说是一个人每月给我们三十块钱，可你们哥俩谁给呀？反倒你们用的电费还叫我们拿，你也做的出来！你还叫我们活不活呀？我们真的没法儿活了！”春和生气地抬出了陈年老账。他这是没办法才说出来的。儿子听了父亲的话，气愤地说：“就应该这么治你，谁叫你分家不公呢？谁叫你偏向老二呢？”父亲说：“你这儿是十间楼房；他那儿是四间瓦房。你说我哪一点儿偏向老二了？”刘海说：“你给他钱了，你给他的钱能盖两座楼房！”父

亲说：“刘海呀，你亏心吧？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你花在了这座楼上。实指望跟你住个宽敞房，过个舒心日子。没想到，我钱花光了，楼也给你盖好了，你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还说我偏向老二。你真的好亏心啊！”春和真的生气了，他恨不得抄起棍子揍他一顿。然而他压下了心头的火气。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不是儿子的对手了。再说还有他那个不说理的媳妇，动不动就骂骂咧咧的跟老两口拼命。他真的怕她了。为了免生气，他只好忍下了。可是儿媳妇的耳尖，不知道她是从哪里闯进来的，一下子扑到老人面前，把他推了一个趔趄。她怒骂着公公：“老东西，你用了电，该拿的电费你都不拿。我告诉你，我这还有六十多块钱的水费呢，加到一块儿正好二百一十块。这些钱你想叫谁给你拿呀？谁也不该你的。你他妈都得给我拿出来！要不你把你给老二的十几万块钱要过来给我。我全拿了。不拿，你们就给我滚蛋，少他妈住我的房！我这房还往外租呢。谁住着也得给我钱，我干什么叫你白住着连个电费都不拿呢？”说着她一扭身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这下好了吧，老爸。我管你叫老爸，她可不管你叫老爸。你把我媳妇惹恼了，是拿，是走，你看着办吧！”说着刘海一甩门也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春和见儿子媳妇走了，他这才哆哆嗦嗦地站起来。他发现床上的钱被儿子拿走了，留下的只是两张水电费的条子。老伴蜷缩在床上，不知为什么她来到这里以后很怕见到儿子媳妇，只要他们两口子在家，吓得她都不敢出门了。她担心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或是东西放的不是地方，儿媳妇都要指桑骂槐或是指着她的鼻子大骂一顿；就是媳妇不在家被儿子看见或是听到以后，等媳妇回来了，他也要告诉她。这女人听说了也会闹个天塌地陷的。前几天春和洗了两件衣服，把水泼到了院子里。儿媳妇回来看见了，就破口大骂起来：“哪个老不死的往这儿泼了这么多水？想在这院

子里养王八呀？愿意养王八在你们屋里养去，我这院子里不叫养。依着我这脾气就欠叫你们把水都给我收起来，下回就不敢了。不过今天我也知道了，你们俩老东西愿意拿水泡着。你们若真的喜欢水，我会满足你们的。以后我就把洗脸水、洗衣水、涮锅水都他妈泼到你们屋里去。”她是说到做到的，当下她就提出一桶脏水来，一下子都泼到刘春和的卧室里去了，当下脚底下就变成了一个大水坑，把老两口的鞋都泡湿了，墙上也溅起了斑斑泥点，连床上都溅了好多水，湿的一片一片的，屋子里散发出腥臊的臭味，熏得他们都捏起了鼻子。没办法，老两口只好用铁锨一下一下的把水铲到尿桶里，拎到大街上去了。当儿媳妇看到他们抬回水桶后，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说：“就得这么治你们，不治，狗改不了吃屎！”刘海也随着媳妇的口气说：“就是吗，不治治他们下回还得往咱们院子里泼。”说完两口子哈哈地笑着把头缩了回去。当然这样的事情不只一次，尤其是楼盖好后，这种事就不断地发生，折腾得老两口在这个家里都待不下去了。

“咱们走吧，这不是咱们住的地方。”老伴已经不止一次的向春和哀求说。“走，到哪儿去呀？”春和想不出能去的地方。他们是去年才从二儿子刘山那里搬过来的，横竖不能再回那里。再说二媳妇也不愿意在她那儿长期住着，她早就提出来让他们老两口半年一搬或是一年一搬的，横竖不想叫老两口总在他们那儿住。是她首先打破了分家时两边都有老两口的房，都可以随便住的规定。现在好不容易老两口从他们那里搬出来了，还不到俩月又搬回去，小两口儿绝对不让住。当然老两口也不是按着二媳妇的意见搬到刘海这儿来的，他们只是想住住新楼房。可谁承想刘海夫妻竟是这样子对他们，这可跟盖楼前大不一样了。刘海的心真的变了，变的容不下他们了。是住是离开这儿，刘春和真不知道怎么做好了。

“他爸，你就听我一句话吧，这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你还看